



2023年11月26日

星期日

中共衡阳市委员会主管
中共衡阳市委员会主办



今日四版 农历癸卯年十月十四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3-0004 第18705号

衡阳日报社出版

CULTURE WEEKLY



韩愈：紫盖连延接天柱 石廪腾掷堆祝融

■廖和平

韩愈衡山精诚开云

泛舟湘江，岂能错过天下闻名的南岳？他在《祭河南张员外文》云：“委舟湘流，往观南岳。”

韩愈是怀着对南岳衡山的久仰和敬重之心登顶的。时值秋天，南岳古镇一带天空浓云密布，阴雨连绵，不仅登不了山，连秀丽的山峰也叫云遮住了。碰上这种坏天气，韩愈大失所望。他本不大信神，夜宿岳庙，便叫童仆拿来一把香，点燃插到岳神前，自己则默默地祷告起来，祈求岳神驱开云雾，让他登山游览，了却多年心愿。说来也怪，韩愈烧香祷告后，好像岳神真的被他的虔诚所感动，顿时雨止云开，露出了一轮朗朗秋月，将南岳诸峰照得清晰可见。韩愈喜出望外，次日赶忙登山。

苏轼在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中说“公之诚，能开衡山之云”。韩愈在《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》诗中对此作了生动、形象的描述，诗云：

五岳祭秩皆三公，四方环镇嵩当中。
火维地荒足妖怪，天假神柄专其雄。
喷云泄雾藏半腹，虽有绝顶谁能穷？
我来正逢秋雨节，阴气晦昧无清风。
潜心默祷若有应，岂非正直能感通。
须臾静扫众峰出，仰见突兀撑青空。
紫盖连延接天柱，石廪腾掷堆祝融。
森然魄动下马拜，松柏一径趋灵宫。
粉墙丹柱动光彩，鬼物图画填青红。
升阶伛偻荐脯酒，欲以菲薄明其衷。
庙令老人识神意，睢眦俯仰能鞠躬。
手持杯珓导我掷，云此最吉余难同。
窜逐蛮荒幸不死，衣食才足甘长终。
侯王将相望尘绝，神纵欲福难为功。
夜投佛寺上高阁，星月掩映云朦朧。
猿鸣钟动不知曙，杲杲寒日生于东。

诗句首先总叙衡山的地位声望。《礼记·王制》说，天子以三公之礼祭五岳，唐时五岳之神都封王号，衡岳神封“司天王”，为众山之尊；衡山威镇炎方，为南天之雄峰，云封雾绕，高不可攀。这是韩愈心目中的衡山，起笔高古，不落凡俗。

韩愈乘兴而来，适逢秋雨，连日阴晦，原以为此行看不到衡山真面目了。及至上山，忽然云开雨霁，众峰尽出，心情也随之像天宇一样开朗。笔势排宕，开阖多变。以天朗气清的秋空为背景，衬托着远近诸峰的突兀环立。景象阔大，气势宏伟。“潜心默祷若有应”，“若”字含有山灵似有似无、韩愈似信未信之意，颇堪回味。“须臾静扫众峰出”，“静扫”，指风吹云散。云过无声，故曰“静”，云去无迹，故曰“扫”。南岳七十二峰，芙蓉、紫盖、天柱、石廪、祝融五峰为最高。众峰“突兀撑青空”是全景，“紫盖”二句连写四峰不同形状，是特写，虚实相生，有动有静，表现了衡山的雄奇壮丽。

韩愈拜谒岳庙。寺外松柏夹道，一径登山；寺内粉墙丹柱，图画灿烂。从衡岳庙修饰之新，可见香火之盛。但韩愈拜祭是为了在神前“明其衷”，即申诉内心的郁郁，表明自己尽管遭到贬谪而不变初衷。庙令老人以为他一心“求福”，倒掷杯珓（一种占卜工具），为卜富贵，一味恭维。在祭神的恭敬肃穆的气氛中插入了诙谐之笔，别具情趣。“识神意”“能鞠躬”二句，极其揶揄。所谓“睢眦俯仰能鞠躬”，实际上是说他善顺人意，善于逢迎。“窜逐”四句，即韩愈“明衷”之语，说得婉转而又倔强。占卜“最吉”，但他无所动心，谢绝了庙令的好意。韩愈远贬南方，是因为直谏而“为幸臣（指京兆尹李实）所讪”。因此他充满自信，无求于神。这首诗题于衡岳寺的门楼上，也似以不亢不卑的态度向衡岳山神表明心迹。

当夜他就宿在寺庙里。夜宿高阁，星月隐约，一枕酣睡，醒时已杲杲日出。“猿鸣钟动不知曙”，昨夕的神前卜吉，早已忘怀，虽是贬谪之身，但心怀坦然，睡得安稳，猿鸣钟动都闹不醒他。

全诗实为一篇融写景、叙事、抒情为一体的记游佳作。

为纪念韩愈游岳胜事，人们将岳庙外的一座门楼改名为“开云楼”。1936年，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在高台寺下修建一座花岗石八角亭，命名叫“开云亭”。

“韩愈开云”的美谈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，开云亭、开云岭、开云镇、开云中学等与“开云”有关的名字也都是因他而来。

在华夏文明史上，南岳“禹王碑”是个神奇的存在，古人对其极致推崇。“禹王碑”最早的文字记载，一般认为，是见于罗含（历西晋和东晋两朝）所写的《湘中记》：“岫崦山（古指衡山）有玉牒，禹按其文以治水，上有禹碑”。

此行，韩愈亲自到南岳衡山寻找“禹王碑”，但是经多方努力，却没有找到。失望之下，他作了首《岫崦山神禹碑》诗，悻悻而归：

岫崦山尖神禹碑，字青石赤形模奇。
蝌蚪拳身蘼倒拔，鸾凤泊拿虎踞。
事严迹秘鬼莫窥，道人独上偶见之。
我来咨嗟涕涟洏，千搜万索何处有？
森森绿树猿猱愁。



韩愈 像



杜甫 像

耒阳凭吊诗圣杜甫

韩愈是杜甫的超级粉丝，虽然，杜甫去世的那年，韩愈才两岁，不是同一时代的人，但是，韩愈对杜甫及其诗歌的态度，却非常热情炽烈。据说，韩愈还经常梦见杜甫！他在《调张籍》诗中云：“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”。

永贞元年（805年）春，韩愈遇赦，在湖南郴州待命期间，他结交当地名流，访古寻真。路过耒阳县城时，弃舟登岸，由东门入城，停歇之后，出北门寻到杜甫墓前，有凭吊《题杜工部坟》诗一首：
何人凿开混沌壳，二气由来有清浊。
孕其清者为圣贤，钟其浊者成愚朴。
英豪虽没名犹嘉，不肖虚死如蓬麻。
荣华一旦世俗眼，忠孝万古贤人芽。
有唐文物盛复全，名书史册俱才光。
中间诗笔谁清新？屈指都无四五人。
独有工部称全美，当日诗人无拟伦。
笔追清风洗俗耳，心夺造化回阳春。
天光晴射洞庭秋，寒玉万顷清光流。
我常爱慕如饥渴，不见其面生闲愁。
今春偶客耒阳路，凄惨去寻江上墓。
召朋特地踏烟雾，路入溪村数百步。

招手借问骑牛儿，牧儿指我祠堂路。
入门古屋三四间，草茅缘砌生无数。
寒竹珊珊摇晚风，野蔓层层缠庭户。
升堂再拜心惘然，心欲度后不成语。
一堆空土烟荒里，虚使诗人叹悲起。
怨声千古寄西风，寒骨一夜沉秋水。
当时处处多白酒，牛肉如今家家有。
饮酒食肉今如此，何故常人无饱死？
子美当日称才贤，曷侯见待诚非喜。
洵乎圣意再搜求，奸臣以此欺天子。
浊月走入千丈波，忠谏便沉汨罗底。
固知天意有所存，三贤所归同一水。
过客留诗千百人，佳词绣句虚相美。
坟空饿死已传闻，千古丑声竟谁洗？
明时好古疾恶人，应以我意知终始。
《题杜工部坟》用了大量的笔墨，对杜甫的才情推崇备至。

韩愈此诗，为杜甫卒葬耒阳的重要证据。当时，距杜甫逝世仅30多年，当年目击杜甫卒、墓者大有人在。韩愈凭吊杜陵时，耒阳县令亲自引路，按旧时官场上的惯例，内官左迁，外官奉若神明，倘若这是假墓，县官敢引

长绳汲沧浪，幽蹊下坎坷。波涛夜俯听，云树朝对卧。初如遭宦情，终乃最郡课。人生诚无几，事往悲岂奈。萧条绵岁时，契阔继庸懦。胜事谁复论，丑声日已播。中丞黜凶邪，天子囚穷饿。君侯至之初，闾里自相贺。淹滞乐闲旷，勤苦劝慵惰。为余扫尘阶，命乐醉众座。穷秋感平分，新月怜半破。愿书岩上石，勿使泥尘涴。韩愈的诗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吟咏石鼓山合江亭的诗，为后世文人学士所推崇。尤其是“瞰临眇空阔，绿净不可唾”，为后世人们广为传诵。而合江亭亦因此又被称为“绿净阁”。“波涛夜俯听，云树朝对卧”是石鼓山的真实写照。

王夫之称：“穆宗在位四年耳，以君子，则裴度也、李绅也、韩愈也”。后来，石鼓书院名列“天下四大书院”之一，两受皇封，人才辈出，则韩愈功莫大焉！

韩愈还来到衡阳城北木居士庙（耒阳也有木居士庙），木居士是对木雕神像的戏称。陈有期先生在《嘉靖

石鼓山留下千古绝唱

是年八月，韩愈正式接到任湖北江陵府法曹参军的调令。他乘舟向北，慕名来到衡阳石鼓山。韩愈的到来，对于衡阳的文化界无疑是件大事，时任衡州刺史的邹君（儒立）欢喜异常，设宴于石鼓山上的合江亭，盛情款待。

德宗贞元三年（787年），宰相齐映贬到衡州任刺史四年（787年—791年），期间，在石鼓山之东面建一凉亭，取名为合江亭。

宾主尽欢，心情大好的韩愈站在“一郡之佳处”的石鼓山上合江亭，面对宽阔的江面和奔流不息的江水，不由得胸怀开阔，心旷神怡，感慨万千，写下千古绝唱《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》：

红亭枕湘江，蒸水会其左。瞰临眇空阔，绿净不可唾。维昔经营初，邦君实王佐。翦林迁神祠，买地费家货。梁栋宏可爱，结构丽匪过。伊人去轩腾，兹宇遂颓挫。老郎来何暮，高唱久乃和。树兰盈九畹，栽竹逾万棵。



衡州府志》校注中云，衡阳木居士或指湖北襄阳寓衡名居士庞蕴。韩愈有感而作《题木居士二首》云：

火透波穿不计春，根如头面干如身。
偶然题作木居士，便有无穷求福人。
为神诂比沟中断，遇赏还同霰下馀。
朽蠹不胜刀锯力，匠人虽巧欲何如？